

东方热点问题纪实丛书

军婚

李兵 著

裂变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军婚裂变

◎李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军 婚 裂 变

李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50 000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741—2

I·618 定价：4.98元

序

李 兵

这部书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她先后叩开几家出版社的大门或小门，红门或铁门，
走进去又走出来，先被宠爱后被冷落。

宠爱与冷落的原因在于她展现的是：军婚世界！

太神秘了，太诱人了！但又太使人胆怯，太使人担
忧。

想到军人，人们想到钢铁，想到石头，想到剑与火。
而真实地、撕掉全部帷幕将军婚世界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
眼前，人们该怎样去想，怎样去看呢？

爱无恐惧，因为它是至上的道德；

爱无疑惑，因为它是至大的真理；

爱无束缚，因为它是至真的自由。

这是日本作家内村鉴山对爱的完美的解释。

不管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只要他是一
个人，一个心理生理健全的人，他就要追求爱。而谁又知道，

军人在爱的追求中，比常人付出的更多，得到的却极少……

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不幸的婚姻使人成熟，也容易使人堕落，而军人在不幸的婚姻中成熟的多，堕落的少。

认识并理解一种人的痛苦，会更加深深地去爱这种人。

军人在婚恋世界的奉献与牺牲远比他们在战场上的牺牲更伟大、更令人崇敬。

愿爱我共和国，爱我中华民族的中国军人都能得到爱的回报。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爱河中不幸的军旅战友们！

目 录

序.....	李 兵 1
第 一 章	红军的婚恋世界..... 1
第 二 章	婚姻自由之路漫漫.....18
第 三 章	锁不住的爱.....36
第 四 章	难咽的苦果.....46
第 五 章	解不开的疙瘩.....64
第 六 章	不该发生的故事.....77
第 七 章	相见恨晚.....96
第 八 章	落下的太阳还会升起117
第 九 章	白衣天使们的爱129
第 十 章	恶梦醒来是春天139
第 十 一 章	林洁的眼泪150
第 十 二 章	一条“三八线”162
第 十 三 章	难得相逢175
第 十 四 章	不和谐的节奏191
第 十 五 章	十五的月亮201
第 十 六 章	黑妮之死221
第 十 七 章	战火中的爱情235

第一章 红军的婚恋世界

一个神话般的传说；一个雪山草地的情歌；一个红军老将的寻故；一个红军老兵的遗恨，都粗线条地构画出——红军的婚恋世界。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区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小时候，我就听妈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在离我们家南面三华里的南贾壁村，有一个出身贫寒以要饭为生的苦孩子，他的名字叫什么谁也记不清了，只知道他在和一个双目失明的小脚女人结婚后，便参加了红军，一去几十年没音讯，那双目失明的小脚女人也没有改嫁，一直等着她的郎君回来。有人告诉她她的郎君早就死了，可她也不死心，她等啊等啊，终于，有一年突然有一架直升飞机飞临南贾壁上空，飞机盘旋了一阵后，在村北的打麦场上降了下来，飞机上走下来一个人，他就是那个瞎了双眼的小脚女人的男人，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黄呢子军服，脚上蹬着黑亮黑亮的牛皮鞋，身后还跟着两个挎大把盒子的警卫员，一直走到自己的家，接走了那个双目失明的小脚女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小脚女人的男人在军队上把事干大了，当了解放军的一个军长。

妈妈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没见过飞机，更不知道什么直升平升的飞机，也没见过军长那么大的官，所以我对故事中的飞机、军长、小脚女人都有着特别的兴趣。有一次我到南贾壁去打听，大人们听了都对我说：“小孩子家懂个啥！”

如今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很想顺藤摸瓜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调查个水落石出，兴许能写一篇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学作品来。可惜我的母亲已在我当兵之前就去世了，我只有利用探亲期间，自己去南贾壁打听。

“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我问南贾壁的青年人。

“听说过，只不过我们听说的不是在我们村，而是在我们村南边的张二庄。”青年人的回答多少令我有点失望，但

老年人也是这么说，他们一口咬定村里根本就没有回来过一个军长，更没有来过直升飞机什么的。这真是有点传奇了。

我又到张二庄打听，张二庄的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发生在他们村南边的都党村，我到了都党村，天已经黑了，老同学赵宝亮接待了我，我们躺在一个土炕上，我向他打听此事，他笑笑说：你也真是的，就那么相信老百姓的闲话，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可哪能有这样的人呢？谁当了军长还会坐飞机回来接一个瞎老太太呢？

我的心凉了，我便再也没有打听下去。

故乡的老百姓为什么要编出这个近似神话的传奇故事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我在生活中寻找着答案。

记不得是谁说过：生活没有答案。

但我说：生活总会有答案。这个传奇故事的答案几十年后我在兰州找到了。

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我的另一位老乡来找我，他姓赵，在兰州铁路局工作，他的故乡就是我母亲讲的那个离我老家只有三华里的南贾璧村，他说他打听到了我们的一个同乡在兰州军区某部任正军职干部，他约我一同去找这个同乡，我也便同他相约而去。

闯过层层严密的警卫，我们终于来到这个未曾见过面的正军职干部的门前。老赵敲门叫人，一个四五十岁妇女猛地一把拉开门，看到老赵穿着铁路服，且衣服还有点破，便瞪着眼睛问：“你找谁？找谁？”

“我找……”

“有证件没有？哪个单位的！”没等老赵说完，那女人

便厉声厉色地摆出一副要把我们赶走的架式。

“我们是、是老家人。”老赵忙解释说。

“什么老家不老家的，我问你证件！”那女人堵在门口，一扇门似的不让老赵进去。

这人真怪，能向客人要证件吗？何况人家已经说是老家来的人，就是不是老家来的人，你也不能对客人这个态度嘛。

“你这女人也太不讲理了，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蛮横的官太太。”我实在看不过去，也火了。那女人这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大概是看我还戴着帽徽领章吧，说话客气了一点：“我咋的了，问问他是哪个单位的还不行，也是为了首长的安全嘛。”说话间，她的儿子女儿们都从屋里跑了出来，院子里别的首长的子女们也围过来看热闹，我不愿让别人看我们“同室操戈”，便拉着老赵转身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女人是那位正军职干部进城后又找的一位“新娘”，他已同革命前那位“旧娘”在革命胜利后离婚了。

怪不得这位女人对老家来的人那么生气呢，她也许是怕他丈夫见到老家人，便会勾起对老家那位妻子的怀念，还有老家他播下的种子，如今那些孩子们也有孩子了。我们那天去走访他时，他正好上北京开会去了，如果他在家，会不会把我们请进去坐一坐呢？如果他在家，会不会发生这桩不愉快的争执呢？

我也许太责怪我这位正军职同乡的夫人了，她之所以要在她的丈夫与老家的感情地段上掘出一道壕沟，不正是表现了她的自私地爱恋着我的正军职同乡吗？人们说爱情是排他

的，这话一点也不假，排他到排斥他周围一切的人，那可真算爱到“家”了。

也许她的防范是必要的，这些年，不是有一些老将军们在晚年的生活中，感情在不断地回归故土吗？

有这样一位老将军，家是吕梁山人，那一年，他突然回到了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到那去寻觅他黄金般的青少年时代，去寻觅他青春岁月中的一段爱恋。

吕梁山上的野菊花多香，多鲜，看到了菊花，他想起了她——一个名叫菊花的姑娘。他永远忘不了菊花那黑葡萄般楚楚动人的眼睛，那樱桃般嫩红的嘴唇，那像小鹿般敏捷欢快的身影。他们爱过，那是在挖野菜的一个秋天，野菊花开得也是这般鲜艳。那一天下了大雨，大雨过后又下了冰雹，核桃大的冰雹砸在石板上，像敲锣似地响。他拉着她躲进了石庵，在夜幕降临之后，两颗年轻的心在那石庵中相撞，他们手拉手度过了最美好的良辰。

那石庵还在，它躬身站在菊花开满的山梁上，它呼唤着将军逝去的岁月，它仿佛使将军回到了当年的情景中。

将军站在石庵中，他抚摸着那被岁月的侵蚀变得斑驳陆离的石头，想到了他和菊花分手时的痛苦情景：

菊花被家里用五斗米换给了山后的人家，菊花出嫁那天，哭红了眼，喊哑了嗓子，踩痛了脚。他站在路边，看着迎亲的人抬走了菊花，又瞥见了菊花在花轿中挣扎的身影，他的心冷了，冷透了。他离开了家，只身出走，到南方讨饭中遇上了红军，便投奔红军，去寻找砸碎旧社会的铁锤，去寻找自己的自由与归宿。

五十多年了，将军没有忘记菊花，将军故乡没有了自己

的亲人，他就是来看一眼他的菊花的。唉，人到了古稀之年，就是活在回忆中了。每当想到菊花，他就免不了一阵阵伤感，有时甚至不知不觉地和自己后来城里找的那个老伴发脾气。弄得老伴莫名其妙，老伴后来知道了他心中有个菊花，便也由他去想，由他去折磨自己了。

爱情这玩艺，谁又能帮别人从爱与不爱中解脱呢？

将军终于在山后找到了菊花家。

是一个光屁股的男孩把他领进院里的，那男孩是菊花的重孙，菊花当上祖奶奶了。

“这就是我祖奶奶。”小男孩指着在院里一位拨弄玉米棒子的老妪。那老妪没有反应，只是低头干自己的事。

小男孩跑到她身边摇着她的肩膀，她这才慢慢抬起头来。

她的牙齿已全部脱落，下巴颏像是要掉下去似的不住摆动，没有血色的嘴唇像两块抹布般搓来搓去，发出讷讷的磨擦声。她脸色奇黑，两鬓内陷，鼻头也缩得找不见似地埋在深深的皱纹中。

这就是当年那个菊花？

将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觉得岁月的老人简直是一个可恨的魔术师。

“菊花，是我。”将军轻声呼唤着。

“我祖奶奶耳朵早聋了。”小男孩插嘴说。

“菊花，你看看我是谁？”将军深情地望着老妪。

“我祖奶奶的眼早就瞎了！”小男孩又说。

将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仿佛掉进了冰窖中。他放下给菊花捎的东西，转身缓缓离去。

他又看到了满山遍野的野菊花，野菊花中，一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正吹着一支用野菊花的茎杆做成的小笛，还有一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正坐在石板上出神地听着。这一幕，简直和他当年同菊花在一起时一模一样。

将军的热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将军对我讲完了他的这段经历，他好像放下了一副重担似地长出了一口气。“你愿意写，就写吧，要让后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无爱中完成了自己的婚姻使命的，我们革命的目的之一，不就是推翻封建统治这座大山，为青年人真正实现自己的爱创造条件吗？”

也不能说所有的将军们都没有得到过爱，他们在后半生革命的征程中，也有寻觅到了真正爱情的，但能否结合是另一回事。

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与战友小刘来到城郊公园的湖畔，望着明月下深碧色的湖水，我不由得想到刘禹锡的诗《望洞庭》，诗中写道：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鉴似磨。
遥望洞庭山水色，
白银盘里一青螺。

我把这首诗默念给小刘听，没想到小刘一反常态，没有跟我大侃月色湖水，反而心事重重地说：“刘禹锡的这首诗，是写洞庭君山景色的，那地方，我爷爷带着我去过。”

“啊，你爷爷——”我失口喊了出来，因为，小刘的爷爷

在抗美援朝时就是一位相当一级的干部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小刘从不愿意跟人提起他爷爷。不知道今晚小刘为什么突然跟我提起他的爷爷。

“李兵。”他轻轻喊了我一声，然后又吞吞吐吐地说，“你说，那些大干部们有没有自己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隐秘？”

“这个——”我不知道小刘为什么问我这个。

“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你爱舞文弄墨，想在生活中探索点什么，有时候也有自己的一点独到见解，所以，我有一件事在心里折磨了许多年，想跟你谈一下。”

“只要你信得过我。”我极力想打消小刘的顾虑。

“那好，我知道你小子的笔头闲不住，你要是想写，可以，但必须把我爷爷和我的真名隐去。”

“我对上帝起誓！”

“得啦，哥们信你就是了。”

“那是我爷爷临终前的一个秋天，他携我同游洞庭湖，望着洞庭湖那波澜壮阔、雄伟浩淼的景色，我爷爷兴趣盎然，居然雇了条小船，载着我向湖中的君山游去。皎洁柔媚的明月和秀丽沉静的湖光十分谐和，相映成趣，月光照着洞庭湖心，水面反光，灿若白银。君山苍翠，正在湖心之中。‘白银盘中一青螺’，我爷爷也吟了这一诗句。末了，他又问我：你能看到君山的底部是什么样的吗？我吟了一首程贺的诗作为回答：曾游去外见麻姑，说道君山此本无。方是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我爷爷听后笑了：孩子，文人骚

客们不是地质学家，他们写的君山，也只不过是君山露出来的那小小的一部分，可你要知道，君山的大部分是在水底呀。这山，如人一样，有你看得见的，也有你看不见的。孩子，我今天带你来，就是要了却我的一件心事。多少年来，它一直压在我的心底，你如果要理解的话，爷爷也就宽慰了，如果你不理解，你可以等我终年后向组织去说。”

小刘拔了一棵野草，在嘴里含了含，又横在手里拨弄着，草茎发出“叽叽”的响声。他的话在这月光下简直充满了神秘，叫我不敢插嘴。

“我爷爷说，多少年来，人们没有忘记他为祖国建立的功勋，人们越是赞扬他，他越是感到惭愧，他曾经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啊——”我几乎跳了起来。

“朋友，莫惊讶。我爷爷说，在长征路上，他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迷了路，同行的人都先后冻饿而死，而他，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前爬着，爬着，他当兵前是个搬运工，身体素质比常人的好。他常把马粪里的没有消化了的青稞塞到嘴里吃。爬呀爬呀，不知道过了多少个黎明，多少个夜晚，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听到草堆里有一息呻吟声，他知道，准是掉队的红军战士，他兴奋地循声爬去，在朦胧的月光中，他看到那是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他摇醒了她，呼喊着她，那女红军终于醒来了。她已经饿得只剩一口气了。我爷爷把口袋里唯一的一把青稞塞到她的嘴里，她才渐渐有了些力气。当天边出现鱼肚白以后，我爷爷同女红军一起上路了。又是多少个黎明，多少个夜晚，他们挽着，抱着，拥着，爬呀爬呀，就在快要走出草地的当儿，那女红军突然不行了，

她倒下了，我爷爷抱起她，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她，她又慢慢苏醒了。醒来，她用一双期待的目光望着我爷爷说：吻我一下吧，吻我一下吧。我爷爷一下子傻了，他不知道这女红军是在说糊涂话还是说疯话。我爷爷摸摸她的脑门，她的脑门烧得像火炭，我爷爷以为她发烧说胡话，便宽慰她说，别乱说，坚持一下就出去了。谁知，那女红军流着泪向我爷爷讲了她的身世。原来，她是为逃避买卖婚姻才参加红军的，她的父母把她卖给一家富户当小妾，她不干，父母用绳子绑住她，准备给富户送过去，她挣脱了绳索，逃出来参加了红军。她要到红军队伍里找自己的意中人，可是，她的这一目的还没有实现，死神已经向她逼近。说完这些，她还是请我爷爷吻她，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一个男人吻她，她要让一个红军战士去吻她，那样，她死也就瞑目了。”

小刘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的叙说：“喂，朋友，那时候的女人能说吻吗？你是不是瞎编乱造一个故事来糊弄我。”

“对不起，朋友，我略微粉饰了一下，实际上她说的是‘亲’。”

“朋友，我请你尊重事实，不必用那么多加工的语言，你不是在讲故事，你在叙述一件真事。”我又一次提醒小刘。

“好吧。那女红军让我爷爷亲亲她的嘴，我爷爷可窘住了。要知道，我爷爷当红军前就已经结了婚，他怎么能去污辱一个临近死亡的女战士呢？我爷爷摇摇头，他说啥也不肯，可那女红军却又抽泣着说：看来，我是一个不值得人爱的女人啊，等到了来世再寻找我的爱吧。她说完这话慢慢闭上了眼睛。两臂从我爷爷的肩上也慢慢滑了下去。我爷爷一把搂

紧了她，轻吻着她的嘴唇，她的面颊，她的眼睛和额头，她又奇迹般地醒了，也轻吻着我爷爷的面颊。末了，她讷讷地说：我是幸福的人，我在自己的队伍里找到自己的归宿了。她一直紧紧地搂着我爷爷，整整一个晚上，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上，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一直到那女红军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爷爷到延安后，曾几次想向组织坦白这件事，可那时，延安党内部分同志对这方面的事是极其敏感的，如果我爷爷说出来，说不定会被枪毙。我爷爷总想着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用死来熄灭自己内心的痛苦，可子弹偏偏躲着他，他一直活过来了。解放以后，他找到了我的奶奶，想把这事告诉奶奶，可又怕奶奶经受不住打击。他觉得自己在这世上的时间不多了，那时他已得了癌症，他不愿把这事带进坟墓，他一口气给我讲完，然后用探究的口气问我：“孩子，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仿佛听到小刘爷爷此刻也在问我，是的，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在那茫茫草原雪山之中，一对男女战士相依为命，那女红军在临阵前请求另一个红军吻她，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但我们的前辈们却把这些事看得太重了，没想到就为这点事竟压在心头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小刘，他和我也是同感，但此事毕竟是不便公开的，所以我不愿意暴露我朋友爷爷的姓名。

写到这里，我不能说所有的红军都像小刘的爷爷那样对自己与两性的交往一事顾虑太重，我想到1976年秋我在延安采访时听到的一个传说，其实，那也不是传说了。细心的读者们也许从一些报上已经看到过这件事的报道了。